

陶雷集

陸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五

箴銘

冬至箴

自警六箴

暗室銘

勉族姪祖憲箴

序

自警錄序

讀書日錄序

讀書錄要語類選序

泉齋宗契題名卷後序

竹隱精舍詩軸後序

奉送柳使君尋春解歸序

記

陶窩記

書巢記

龜莊記

三一齋重修後記

龔窩記

太極窩記

如水窩記

稷谷齋舍重修記

嘉齋記

夢遊赤壁記

識跋

敬書敬齋箴集說後

書花田家牒後識

書白室記後小識

書止善窩詩軸後

書金幼精良鏡畫屏跋

書卞孝子廷八行錄後

書金烈士遺蹟後

上樑文

書室上樑文

綾城具氏齋室上樑文

墓表

星州都公墓表

康津縣監李公墓表

卷之六

雜著

庸學圖後叙

醴泉覆舟說

師門承訓錄

遊海亭錄

遊清涼山錄

朴河倫孝烈呈文

附錄

行狀

挽詞

祭文

陶高先生文集目錄終

陶窩先生文集卷之五

箴銘

冬至箴

九月肅霜五陽盡剝上九一爻碩果不食極上生下無
間可息六陰重閉一理潛積時維冬至子半初刻雷動
地中在卦爲復萬物始生千門共闢七日而來出入無
疾天地之心於斯可識聖人觀象繫辭演易不遠玩悔
初九之吉誰其庶幾顏氏已克親炙聖門從事四勿不
前而後不甲而乙纔差失了復能知得既知之後更不
萌作旋失旋復不俟終日方其未克若攻勅敵且戰且

徠奄盡斯殺皆復於禮事事如一天下歸仁其效甚速
使假以年不日而達仁之不遠豈但三月是知復者作
聖之實我蒙而愚甘心茅塞風透冷食雪滿窮蹙百念
彌中冰寒火熱復善何時至日在卽墨卿司戒湯盤遺
則顏何人也有爲亦若

自警六箴并小序

余天性少慾蓋可與爲善者而被氣質之病
壞了不能自克每以此爲憂然知而不能變
與不知者無異故因箴以自警

爾太柔太柔則廢立志不篤勉學而退接人見未做事

必悔論議脆弱氣像狹隘仁過姑息義欠堪耐沉潛剛克終身佩服

爾太急太急則躓舉措迷錯息慮闕遺坐不貼席行必食履讀書厭煩臨事如醉百度之成實由此致庶幾詳緩而自柔

爾躁暴躁暴損性忿不能忍難不能定卽地躁厲隨處奔競詬罵時加疾遽相併此習若長厥咎愈盛勉力莊重期造賢聖

爾浮露浮露害事善要人知才或自恃輸情必妄發謀先肆量小不吝知淺多隨指囊无咎尚綱可媿虛聞過

情念自韜祕

爾多言多言多敗一出不謹口患斯屈傷易則誕傷躁則誑煩必受譏悖必逢院榮辱之機吉凶之界三復白圭慎爾出話

爾多憂多憂多窮匪徒無益反害天衷邪患妄念交動于中貧固士常病亦何憫因衝拂亂然後能通一心動忍永綏厥終

暗室銘

主敬之工一發顯隱所以君子必致戒謹戒謹之始不欺暗室維彼常情處此易忍視爾羣居掩惡揚善明愆

靜几賓友論辨儼然其坐肅如其心齊遨兢畏履薄臨
深相在爾室幽暗不明獨處其中四無觀聽人於是時
放肆驕逸惰爾肢體慙爾心術邪念雜起何事不至大
而食色小而容止任情縱欲曾不顧忌謂余莫覲甘自
暴棄矧復昏夜虛室生陰達人竊酒茂才懷金喪厥天
性凶或知恥其爲自欺孰甚於是上帝寔臨神目如電
一室雖暗康衢之見於乎小子念哉勉哉存省不怠毋
敢自裁

此存養事而存養兼動靜
合謹獨上說無害於義否

勉族姪祖憲箴

族子章叔從學於余者八年才思稍穎有進

就之望今忽贅寓於南邨臨別悵然者情也
贈之以言者義也茲示五箴章叔其勉旃

整爾衣冠慎爾威儀飭外直內莊肅自持身也者親之
夜也敢不敬與夙興夜寐視此爲警
右敬身

學以爲己不勤腹虛服膺聖訓歷覽羣書顧吾後輩繼
業者誰惜以分陰念茲在茲
右勉學

母也天只欲報因極滫瀡之供定省之職微爾無他寧
敢或怠婉容而愉聲然後可以无悔
右事親

正家之始造端乎夫婦灑掃庭內齊整閨牖剛柔並濟
和順以孚自修而後家齊此爲三字符
右處家

爾性介介則近隘爾量狹狹則必滯宣尼有言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者容衆親仁則有鄰念爾僑居匪我恆幹隨處必謹因或受玩侮也

右接物

序

自警錄序

天生蒸民其性本善但爲氣質所拘不能盡其性氣質之病中人以下之通證也夫氣有清濁質有粹駁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余受氣薄稟質柔許多病痛皆自這裏出來每欲矯揉而未能也近看朱子大全及語類書蓋當時門人諸子亦

各有氣質之病夫子或因其問而砥責之或發其未問而救正之對證投藥無不深切中其病究其病根雖隨其人不同而與吾今日之病相似者亦多矣噫朱明諸子親承大賢之教痛自克治復其本然之性而顧余昏愚既不能服膺師訓以除其躁率急迫之病今又索居窮隅病日益深將入於膏肓而不可醫豈不可哀也哉於是錄其問答若干條名曰自警錄將諸子之病看作已病以夫子之訓把作已藥庶幾因此用力而收其萬一之效則此與身造考亭之門受頂明上一針者無異矣於吾之身心豈曰少補之哉

讀書目錄序

聖賢之言著於書而至理存焉讀之而後可以因其言而識其理也然則學者何可以不讀書也然讀書之法必緊著課程循序漸進然後可以有得若悠悠度日一以涉獵掇拾爲事則雖多亦奚以爲哉余十歲讀四書只爲童蒙日課而已茫然不知所以讀之之方庚子冬往來屏叔門下受讀大學及或問明年春讀魯論是冬讀孟子又明年冬讀中庸三年之間除了疾病蓋無日不讀日不過三十行讀不下二百遍晝而有事則思夜而無燈則誦遂作一小冊所讀起止及遍數逐日劄記

註中要語隨覽隨錄名之曰讀書日錄所以立課程而
爲循序之地也噫書豈易讀哉孔曾思孟微辭奧旨末
學何敢有所窺測而倘因此加工日日溫習則庶或有
分寸之進而不負日錄之名是則日錄亦不爲無助也
錄凡四篇藏之篋笥中忽見遺於亂帙良可惜也少壯
失學四十無聞追惟往昔恆切紛如之歎茲以存其名
而爲之序以寓警厲之意云

讀書錄要語類選序

余嘗讀薛敬軒先生讀書錄其言簡而正切而實使人
惕然而戒恍然而悟真吾之嚴師也東湖吳氏旣編其

要語矣。寒岡鄭先生又爲之續選矣。後生未學，何敢復有所取舍。但其論主靜、謹言等處，於吾身最爲切要。姑先取其最切要者書之一冊。朝夕觀省，庶幾於此用工而得力焉。則讀書錄全書皆是要語，不但要語之爲要語也。

泉齋宗契題名卷後序

在昔 英廟庚戌歲，我高王考府君與一門父兄修宗契于泉谷墳庵，因書名諱于一冊，紅札黃輝，藏置以傳之。其講信修睦之意，承先裕後之道，備載於序。若跋迄今七十餘年，宛然如昨日事。世代寢遠，儀範已逝一歲。

一會之約廢壞不講辱孫之覽是卷者孰不感慕而興
喟也哉宗中諸父兄爲是之慨今年仲秋晦作花樹會
于昔時修契之所少長咸集禮勤而情摯其盛事也謹
依舊例繼書名字凡若干員而年少之不預會者多不
盡錄嗚呼吾宗之爲判波公裔者其屬不百而在修契
之時已有服盡情盡之歎况今歲紀屢周雲仍漸繁暇
居而不識面者猶多幾何其不歸於路人之視而至喜
不慶憂不弔之地也哉然則是會也非爲乘暇日撫良
辰優遊偷樂於杯酒之間而已也實所以仰體先父老
無窮之遺意而使後之爲子姓者得以觀感而勉焉

此與藍田呂氏族燕題名之義同一美蹟彼春夜桃園
之宴韋家花下之會豈但傳誦於百世之下耶鼎周適
赴西園未獲參會席之末而今於歲事之日奉玩是卷
慰賀之餘感慨係之矣從大父竹隱公命鼎周記其事
遂敢不自揆略叙相勉之意書于卷尾後之覽者亦將
有感於斯文

竹隱精舍詩軸後序

竹於植物中最宜庭實故君子人皆愛之古之愛竹者
無如王子猷其後香山之養竹說坡翁之畫竹記爲千
古絕契而楊誠齋此君軒賦獨歎武公之竹何哉誠以

愛竹之心久而不能忘也吾從叔祖竹隱公築室東泉
之下其居嘗無竹也未幾有竹忽生於宅西巖畔黃苞
綠筍不半歲而成行公見而異之疏其穢壅其根清陰
成而爽籟動卽樂天所謂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越
明年巨竹數十挺迸蒼而出豹文龍籜參雲直上眞子
瞻所謂月落庭空影許長也於是公甚愛斯竹也名其
室曰竹隱精舍自謂竹主人爲詩以志之聞而和之者
甚夥幾如竹之數焉若子猷之呼竹以君而天下從而
君之無異辭也然人徒知公之愛竹而不知竹之所以
可愛者公今年將八載矣灑顏皓眉尚康寧不愆壁上

挂古琴一張案有古書幾卷盤櫛整巾瑟僞自強衛武
公九十箴傲之意公實有焉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簣
有斐君子如金如錫者其庶幾乎公之志貧而不移窮
而益堅與竹爲歲寒交昕夕於竹寤寐於竹嘯詠逍遙
於竹矢欲終始憂樂於竹而去年冬竹爲風雪所摧剝
存者殆無幾噫竹之盛衰亦有關於氣數而然歟公自
是益慨鬱無聊又爲哀竹辭三闋以寓古人挽梅之義
與詩家竹枝一曲同其悽楚不平之音公之惓惓於竹
如此未知子猷以下數君子亦有此事否百世之後有
如誠齋翁必將賦而歎之矣小子龍鍾耳既不能逕告

竹所助公愛竹之心遂慰之曰兒孫他日當蔭家庭復以誠齋翁一轉語誦之曰願堅晚節以無忘武公之德歲甲戌竹醉前一日再從孫鼎周謹序

奉送柳使君解歸序

古者牧守之任責以成效不求近功故居官者久於其職得以行其所學後世不能紀遠而專事微密簡書愈繁官方愈急雖龍蠶之才不得展其素抱况以儒雅之治承積弊之後無何尹赫赫之名則不爲陽道州之自署者幾希矣詔之爲縣地博而政煩吏猾而民愚於山南諸郡最以劇稱往年春豐山柳戾起林下來莅于茲

歲值大侵公務如蝟戾在枳棘之棲少鷹鷂之志凡所以御吏而臨民者一如卓茂之密縣陳襄之仙居行之以不罰之化施之以無迹之惠廉公自持門無私謁日冠帶以聽事未嘗有惰慢之容與人之誦至以民曰父母士仰師宗贊之居一歲適以事見罷戾不以介意浩然而歸於戲此豈可與俗吏道哉若使戾假之數年期以悠久則必將興儒教剔民隱一方漸摩之治特次第事耳惜乎上司拘之以非法奸吏乘之以欺詐考上於夏課而秋未半而遽已之任黜陟之政者其得失何如哉近世守宰貪饕養成風盜國以自肥率皆衰績增秩夸

耀州縣而讀書草茅之士清白奉公拙手纔試輒被糾
劾使舞文罔上輩以儒者無實用藉口豈不痛哉世道
至此已極憂歎若夫縣民之無祿有不暇言也如愚者
窮巷一棄物耳戾之來也既不能亟至偃室仰瞻顏色
戾之歸也又未致餞水之誠以表清德敢將數行別語
用替拚轅之意顧文辭拙淺不足以抵山陰一錢他日
過戾之廬當博採閭謠爲戾詞之戾聽之得無駭然而
笑否柔兆困敦之八月初言縣官申鼎周拜序

記

陶高記

陶以名窩何以哉窩之制環築以土牖其前通出入有
似陶審故以陶名焉主人日肄業其中如陶者之埏埴
不輟不慕陶朱之富不學陶公之仙案上有陶山書一
帙朝夕披繹時遇酒酌用陶器飲少輒醉其樂陶陶然
彼華軒廣廈之覆以陶瓦而有鬼瞰其室之憂者視吾
窩何如也窩旣成編茅爲茨東籬下種菊數十叢日入
而息審容膝之易安陶唐氏之民歟陶先生之風歟歲
舍辛未仲夏主人記

書巢記

昔有巢氏構木爲巢其民皆巢居有巢氏沒庖犧氏作

造書契以宣人文而宮室之制亦肇焉余於龜庄縛小
屋子其制拙而疎曾鵲巢之不如也東北壁懸兩架貯
書數百卷顏之以書巢竊念巢者鳥之所居也夫鳥之
作巢致拮据綢繆之勞及其成而居之也日日數飛而
不已勉加時習之工今余經營是巢其勞已甚矣歲晏
而患陰雨之備家貧而念鸞子之勤恒處於是巢之中
若使讀書溫習及時進學學之不已如鳥數飛則黃鳥
止隅之德鳴鳩在桑之儀可以習而就矣至於教子養
蒙亦以時習導之翼翼翩翩不出書巢之外則是巢之
安不翅阿閣而自有出谷遷喬之樂矣書巢之名奚復

巢父隱居之比哉遂作書巢記乙亥星鳥節巢翁書

龜莊記

龜尾邨者吾申氏之居也東距閬中縣治三十里而近邨之四面皆山也其蜿蜒磅礴於後者榆坂嶺也窪然斗起於前者三寶山也西轉而爲石壁者雙遷也南迤而與雙遷對峙者錦山也三寶之麓低伏如龜形有尾向北而屈者龜山也邨之得名龜尾者以此故水之自東下者曰長川自南下者曰下川兩川挾龜山而流合於錦山之下瀉出雙遷之前西入于并川實韶縣一境之大水口也邨在龜山之陰榆坂之南面陽而居山迴

而水繞野曠而土廡舊有居民數百戶甚殷庶云萬曆
戊午我先祖梧峯先生自新禮洞始來卜于茲今宗家
後竹田是也孤松先生又移築于堤內今側柏樹下舊
址是也至曾孫處士公初營傑宇於梧峯公初卜之地
後廟前寢西有樂善堂于新時也家運方亨明闡輝赫
宗宅則華堂邃戶輪蹄填香而居處之安衣食之豐不
羨乎顯門諸家則連牆接簷子姪蕃昌而花卉之富琴
歌之樂復擬乎名園文學則竹屋公繼述之湖翁公左
右之晦屏公又明學術以教之儒士輩出家聲不墜內
邨有小湖湖上構書堂堂前栽種桃柳成林春夏之際

紅絲交映講誦相聞間之以絲竹卽一桃源輞川之勝也其他如竹厓精舍雙碧堂養拙堂藏六窩敬松齋諸舍錯置并耀於東西蔚然爲山南名邨何其盛哉不幸壬丙以後喪威葺酷海堯忽變昔之堂宇亭榭頽撤殆盡獨一樂善堂巋然若靈光而宗胄連歿墟落蕭條追想前日全盛之時寧不慨然興歎而繼之以感淚乎王考靜旅公中移善州晚又僑居于泉谷不肖亦低徊峽區已巳冬始得還泊吾家之離茲土已六十有四稔矣今日其蕩析委靡之狀非一朝所可挽回而一二同志敵如晨星雖欲與之左提右挈修復先祖之業恐不易

得也然而隆替者天運也幹旋者人事也倘使爲先祖
子孫者各自惕厲修身飭行勉學課農共守先祖之遺
址毋忝先祖之明訓則必將運氣回旺家風漸振今之
龜尾復爲古之龜尾如上稽而沒其兆矣茲依呂氏藍
田記略叙邨之形勝及前後興衰之蹟俾一門後生輩
得以攷先世積德基業之厚而思所以重恢於來許後
之人庶或因此而有所興感於中者矣

三一齋重修後記

縣之有三一齋舊矣其廢置沿革前後齋記可攷歲已
未冬余適忝齋任時達城徐侯有曾以石文興學爲治

礫浦金文宗憲以鄉老宿望爲齋長見齋宇頽圯欲改
修而無其因也庚申夏齋廊四架忽爲風雨所壓正堂
亦將不保金文卽復于徐戾以事鉅力縣爲言徐戾援
邑例募願納人二丁得錢百緡以助之金文曰此太守
之惠也歲晚務閒此其時哉建修之方無改前規毋侈
後觀遂拓舊址仍舊制始事於是年孟冬訖工于明歲
季春齋凡四間中爲堂左右爲溫室廊舍亦四間東西
室各一間門與廚又各一間繚以周垣旣落金文命余
請于族父晦屏公爲文以記之此其重修事實之大槩
也未幾徐戾以陞拜去余以喪遞金文亦以久任辭堂

室牆壁之飾猶有未遑者從叔祖竹隱公及金文之從
姪乃有周進甫繼爲長貳塗以剡揭以扁煥然增貢之
會光山金戾相任來莅以徐戾之治爲治選縣之子弟
秀俊者讀書肄業于齋中蓋曠世稀事也本齋舊有學
資散失無餘乙酉年間塗戾之族兄相定給八十斛穀
易錢一百付之縣司歲取子四十分賜縣下書孰爲春
秋講習之資辛酉之罷冰夫時齋錢還付本齋而以其
息金戾自出錢一百又請于方伯得錢如其數合三百
緡分四面各七十五定有司管其出納以資勸課其嘉
惠之功尤有加焉此則記文之所未及載而亦事蹟之

不可泯者也後之任是齋者苟能隨毀隨補永世無墮
而又得賢伯明侯出力以助成使儒教丕興文風大振
則今日之重修未必不爲之基也豈不休哉若其揭示
勉戒之意清臺之規玉川之文晦屏公之記未盡之末
學何敢贅但礫浦公躬親經理之勞齋規未成遽爾遽
世未得一陪杖屨於是堂之上是則余之所獨興感于
中者因并書之以備齋中故事丁卯陽月旣望記

龠窩記

金城之西草皋之上有一小窩名之曰龠卽金友仲振
燕居之室也余嘗一造焉其方不盈十笏仲振曰伊昔

聖人之制量也有鍾釜焉有庾秉焉以至斗升合龠之
小故室之狹而小者前輩或稱以斗窩或扁以升窩今
吾之窩比斗與升爲尤小於是以龠名焉子其爲我記
之余笑曰吾人一身稊米於太倉而自有江河之量龠
之名無已太小乎然嘗聞夫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以
之作樂則律呂聲音之高下節以之審度則分寸尺引
之長短均以之平衡則銖兩斤鈞之輕重宜以之而制
嘉量多小則自一合至一斛槩不外乎葉定水準之數
此黃鍾之龠所以爲萬事根本仲振之居是窩也能推
千二百黍之數察夫律度量衡之理則必將志恢六合

瞻雄一斗接元躡根之妙可學於斗室之安樂翁而不言躬行之風不讓萬石君家矣彼廣廈千間而斗簫其量者何足算也抑又有一說焉周禮籥章仲春晝獻豳詩而籥與歛皆從龠此出於橐籥鼓和之義是月即仲春也趁此春分之朝誦七月一篇以逆陽暑則一室冲和之氣皆自龠窩中出來龠之時義不亦大矣歟抑振曰善是爲記

太極窩記

玄隱趙同人天休營小窩于居第之側名之以太極窩圖其制成一圈子又爲之詩若叙以著儀象人言造其

室按其圖而誅其詩宛然若玩先天而聞有極也天休
徵余文以記之余辭以不敢曰不讀太極圖說千萬遍
不可作是記凡三年不能成天休之請至再三而不倦
遂強志而申其說曰易之有太極如屋之有極浮圖之
有頂而其理無朕非有形之極故濂溪周子又說無極
而太極夫太極本無極而不雜乎陰陽則陰陽而上初
無形象方所之可言矣子之太極以名爲無或近於有
形之極乎雖然太極固不雜乎陰陽而亦未嘗離乎陰
陽之外此實萬物各具一太極者也至就吾人上言之
邵子有心爲太極之訓以得一箇神明舍而主人翁之

所惺惺而安處者則有形而寓名以無形亦何不可之
有哉故朱夫子漳州節庵有九疇八卦之象而其名堂
室記以爲又有合於周子太極之論嘗因是而究之心
之動也義形而爲用猶太極之動而生陽心之靜也敬
立而爲體猶太極之靜而生陰動靜互爲其根而敬義
亦相爲體用則夫子之以敬義名齋而爲有合於太極
之論者豈但自詔之辭而已哉今天休作是窩虛中以
象太極而西南軒上特揭以直方二字誠能靜存動察
從事於敬義之工以全吾一心之太極則所謂斂之方
寸太極在躬而庶有合於太極之論矣天休必有所默

契之也若其窩之間架制置已載於天休叙中茲不牀
豐云震納巽初之年乾月坤日陶窩申鼎周記

如水窩記

余歷選古之人樂水以自號者或取江湖之大或愛川
溪之小或稱之以澗谷洲渚之居或寓之以雲月舫釣
之興其故曷以哉誠以水之體清而虛水之行流而不
息有逝者如斯之妙而真知者之有似乎水也吾友李
君和如以如水名其窩間嘗徵余記余笑而問曰子之
如水將浩浩如溟瀚之闊乎濟濟如涓涔之細乎將如
靜淵之淵淵乎如風濤之洶洶乎將渾渾汨汨如長淮

之千里不能休乎泯泯淺淺如洿下之池為蠅蛭所玩
乎將如滄浪之可濯乎如淤泥之不可趾乎將漚涵滯
瀆如太湖之吞三湘而控五浸乎散渙墊溺如弱水之
不能負芥乎將汗汗細細如河潤而物被其澤乎緩延
低潛如瀉流之不出乎何所如何所不如和如曰人之
一心本體瑩澈如水之無滓被慾水混了故衆人之心
譬則濁底水也惟君子之心汪汪然以之處義則清而
不汙以之交人則淡而可久是以古語云心如水表記
曰君子之接如水吾觀滔滔者今世皆是也濁襲成風
而貪泉溢矣涇渭不明而利津交矣吾惟是之戒欲復

吾元初之水廉以立志而如水之清信以取友而如水之淡然後庶可以開方塘之一鑑而不陷於頽波之萬丈矣此吾所以名窩以如水也余作而曰善哉子之言夫雖然有一說焉清與淡固水也而苟無其本則所如者末流耳夫心學以靜爲本而主靜以敬爲要子能曰新以靜敬之工涵吾心如止水之無波進吾學如原泉之不舍不汨於動不溺於私則何患乎不清不淡而將如水之沛然矣子以爲何如和如曰唯唯所不如斯言者有如水遜次其語爲之記

稷谷齋舍重修後記

齋舍於墓下古也若婺源之寒泉建寧之墓菴是已故
我東士大夫家莫不置齋舍而此不過一家所傳守耳
至於二姓共一齋而歷數百年無異辭者孰如我稷谷
齋舍乎昔吾先祖上將公以比安縣監金公文婚移居
于豐山鼎寺洞因卜兆於比安公墓在麓厥後兩家皆
從葬一山不拘近遠遂合建齋舍以爲供祭講信之所
蓋古人聯族之美意也齋舍不知初在何時而其重繕
之蹟則始修於 仁祖乙丑再修於 肅廟甲子三修
於 英宗乙酉幹事顛末於前後記文可按而攷而其
樑木二卽吾先祖所手植北亭松云歲序悠久簷瓦摧

圯昨年春兩家協議各出泉百緡正其敬而易其朽金
戚文宅淳炳瓚氏暨吾族人啓洙相其役金戚馥根甫
記其事所以追遠繼述之道顧不偉歟抑余於此有一
說焉顧吾二姓俱以自出葬同一山祭同一舍劫與修
未嘗不與同心共事雖世遙戚疎而推其本則一人之
身也凡吾內外諸孫誰之不思媿睦之誼哉繼自今益
修舊好勿替前規每當雨濡露降之日奠掃已畢退會
齋堂望封塋而寓羹牆之慕瞻棟宇而念補葺之勞百
世引之終始與偕則二祖之靈寧不陟降而怡悅乎此
則記文之所未及者故謹書于後永作來仍勸感之地

若夫地界所在及前人姓名俱載原記茲不復贅

磊齋記

金城之山峯而矗其下溪流潺湲松樹森有众石磊磊然
高者聳錯者巒怒者牛犇伏者鹿麕礪者礪者礪者礪者
肆斫者厥品不一如永州之萬石焉雲里李丈築石室
於其中號曰磊廣命余爲之記余曰敢問石之爲物其
性介其體重其德確其狀岳岳其聲礪礪公之名齋不
取一於斯而必以磊者獨奚以哉公笑曰天下之頑而
麤者石也溫潤不比於玉精鍊不擬於金作器用利民
生不列於土木而其磊磊者尤無足取故人皆賤而棄

之今吾少有磊落氣齷齪不合晚而愈磊蹕自守材不能射虎術不能叱羊喜園暮日弄三百六十箇石子飲酒輒醉臥石上獨賦詩自詠聲出金石而見棄於世與茲石類此吾所以以磊名齋也余起而拜曰公眞石丈也夫楚之南少人而多石鍾其氣者皆磊奇可仰公今年七十餘貌古而癯彷彿穀城一片翁志高而不轉襟恢而不泐漱石而飲煮石而食枕石而眠起居動靜無不與石爲友公之齋以磊名不亦奇乎余又聞大湖有石三品好奇者以爲寶磊字從三石上下異品上一大石公當之下二小石公若產二兒孫他日列作支廈之

石斯可祝也玄鬣端陽節磊坊下士申鼎周記

夢遊赤壁記

庚戌之秋八月望夜夢余與一童行行到江渚時秋水方生波光接天明月東出浮輝躍金遙望東南坵闕杳無涯淡兩岸丹壁如錦屏疊立余神爽眼豁超然有狂寒破浪之息少焉孤舟一隻亂渡而至中有一人長鬣而顏癯岸巾穿袍揖余而招曰吾東坡子也子二客之一也此地卽赤壁也丁此良夜復與相樂可乎余登舟拜謝酒一行命篙師回棹放乎中流縱其所如正所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者也

坡公曰今日之遊樂矣子爲我誦前赤壁賦余浪誦一
過坡曰善哉子宜賦詩以贈之余卽吟曰山河古赤壁
歲月今庚戌孰云蘇子瞻不識中秋月坡笑曰詩意儘
好世多以坡仙不識中秋月嘲我子可謂爲我解嘲矣
俄而月傾參橫風起水涌凜乎其不可留也遂倚舷岸
下相揖而別余忽驚悟東方旣白矣於戲坡公之於余
地之相距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况此塵陋何
足擬數於二客之倫而栩栩魂夢邂逅於水月歌嘯之
地公之欣然肯許有若宿契者然一席觴詠能辨千古
絕勝之遊抑亦夙生仙緣暗會於神遊之際耶姑記之

以竢占夢之辨解云爾越翼日甲子書

識跋

敬書敬齋箴集說後

歲戊辰仲秋湖上李監察際可甫印一本以送余謹受之以爲敬玩之寶許魯齋有言曰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余於集說亦云

書花田家牒後識

家牒者族譜之寓也夫譜之作所以尊祖而萃族故我東簪纓家莫不有譜惟吾鵝洲申氏闕焉原其得姓以來五百餘年之間派分而枝茂至於情盡親盡而視之

如路人則昔之未遑於修譜者寧不慨然之甚矣乎花田族祖公漢房惟是之憫患欲與諸宗人編成族譜而事多糾舛旣不得遂則嘗修家間一小譜名之曰家牒屬余淨寫一帙以示來許蓋其凡例本派則自始祖至高曾祖考諱某字某墓所配位靡不畢錄者所以重其親也諸派之遠近而分其子孫曾玄只書名某而他不盡記者所以昭其別也此實倉山蘇氏序譜之義而觀是牒者可以生孝悌之心矣公卽我先祖上將公八世之宗也以大載之年明於家典每誦北松亭故事未嘗不慨然興感家牒之作其有補於家訓者豈曰小乎云

爾哉遂因其舊本而敬書焉又謹最先代碣銘及貫鄉沿革揭之卷端至於攷譜錄亦用傳疑之例俾作異時修譜之一助今日爲吾宗者能家家有是牒則譜雖不作猶可以攷矣蓋相與勉諸

書白室記後小識

縣北玄真坊有好古士名其室曰白室而自爲之記蓋取南華仙虛室生白之語又寫滕公石銘字法以顏之其名與書俱奇矣三山柳公晦頌其偉仙源趙學仲係以銘所以贊而勉之者又摯矣余揆之猶有感焉夫虛室生白雖言心體之虛明而全及用工地頭不若曾子

問所謂當室之白而可解抑戒不媿屋漏之義也屋漏在室西南隅為日光漏入處故說者以當室之白釋之息傳屬之存養之工西銘證以無忝之孝此莫非先聖開示明白之訓則豈如莊氏之說偶有合於心體一段而無切實工夫之可指言者乎至於石銘字法與蒼籀禹篆模畫自別當時雖有解之者能讀而記之而厥後絕而不傳恐非人間文字比之汲冢之竹書昭陵之古簡無一相似自作三千年後玄室之銘則不可扁揭於君子寢處之所也竊觀廣金石韻一書輯古今篆籀之文如雲鳳龍虎之象而白室二字其體亦多擇其中可

用者而取之則歐公之畫舫東坡之擇勝不獨惠美於
千古矣翁之必捨此而存彼何哉抑士之好古者特取
奇中之奇而然耶此則記與銘皆所不言者故略叙拙
愚於後翁見之未知以爲如何也

書止善窩詩軸後

止善窩卽止善翁止居之室也翁以止善名其窩作詩
以志之遠近士友和者不止十數篇余惟止字其義甚
精在易爲艮止之止在禮爲容止之止大禹有安汝止
之謨伊尹有欽厥止之訓然此蓋止言止字而不言其
所當止之地若言吾人所當止之地而不失其止者孰

有如大學止至善一語乎蓋止者至而不遷之謂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也事理當然之極處是至善之所存故大學之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而其工夫則必知其所止而后可以得其所止苟使不知其所當止之地而從事於事爲之末則何以得其所當止之地而到事理之極處乎今翁止居於是窩願名而思義循序而用工必以一敬字爲成始成終之道格致以知其止誠正以得其止至於修身齊家莫不止其所當止則庶不負此窩之名而方可謂止所止矣翁名基元字善伯元者善之長而爲至善之德亦可見其所

名之有所存焉余既次其詩又書數語於後敢爲翁勉
之

金幼精良覲畫屏跋

右畫屏翎毛六幅皆檀園子所寫而幼精得之於幼承
者近日幼精披屏示余因道其得畫之由余聞之不勝
隔世之感夫幼承之持贈而不惜幼精之愛守而不忘
者其意豈偶然哉蓋出於信陵平原之義且物必因人
而傳畫竹非東坡奚可爲與可之珍耶幼精亦當以此
屏傳付其子俾寓涇陽之思作一獅子畫也屏凡八面
虛其上下幼精自篆而弁之要余爲識遂略書數語于

尾以表余之愚幼承亦如幼精之於幼承云爾

書下孝子廷八行錄後

余在童子時赴縣之文會有屏屋下大士以能詩名余拜其人傳其詞而猶未知爲篤行君子也厥後幾年間以至行著於鄉鄉人稱慕之至有轉聞之舉余於是深歎前日之知孝子淺之爲人而益恨不得造其門而叩其實也日孝子之胤之恭奉鄉儒之狀繡衣之褒及隣郡士友所爲傳若跋來示余余敬受而復之曰孝哉斯人而余始知斯人矣夫孝之根性者必有得於家者孝子之先有若中郎公以中郎公之家而有此孝子之孝

豈非世其孝而趾其美者耶噫人孰無彝秉鮮有能盡
其孝者苟能盡其孝則其誠之所感自有生祥下瑞之
應此則人所不知而惟有天翁知者世如有韓文公必
復作董生行 朝廷已聞其名聲 旌表之典容可闕
乎若其事實之不可泯者諸君子之述備矣余何必架
疊爲哉但余知孝子之行晚三十年間奄作古人而平
日欽感之情徒寓於紙上遺蹟是固不可以不書

書金烈士遺蹟後

聞韶縣南八智村有古祠荒圯村人指爲金烈士父子
祠云余居相近猶未得其事實之詳聞者烈士之后孫

載厚奉遺蹟一通及所呈縣官文字來謁余余三復而歎曰嗚呼當丙子亂嶠南勤王之師盡劫於雙嶺詔軍以前矛首觸其鋒無一人旋踵夫編入行間草薶而衄者其烈猶有可稱况烈士父子無一命之守名又不隸麾下而能奮不顧身勇赴方圍畢竟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其敵愾之義殉國之節尤當何如哉余於此特有感焉粉洞之三烈亦一時事耳昔我晦屏先生嘗爲之闡其幽而銘歲祭之壇矣又使之求言於當世之君子而得收入於尊攘錄矣惟此烈士之蹟湮沒至今一片煤紙始出於閭婦之篋其顯晦亦有時而然耶載厚與

其族又方謀新其祠請余一言顧余言淺何足爲重輕
只書其所感于中者以歸之 崇禎後三癸酉陽月戊
午書

上梁文

書室上梁文

太歲次亥枵之躔四星聯照學舍應黃圖之運六極肇
成迨其吉兮必有興者窈惟龜湖丙局之址寔我鵝洲
申氏之居七世家聲煥然堂宇之宜構百年儒業猗歟
詩禮之相傳自戊午而肇基門戶載闢暨辛未而移宅
邨孰亦新不幸近日之寢微非復往時之全盛文學不

振頹圯庚申故堂科第無名寂寥壬子後榜是雖緣人
事之未復蓋亦由氣數之相尋屬茲柔兆之年適值文
明之運年月日時之互合先丙後庚一六三七之相成
吉辰在子原康節推數之法閏季主占日之家所以仲
冬節初營之數間書室北斗之星彩臨繞武曲文昌西
山之地靈潛周坤向艮坐遂與二三同志鳩材合謀期
以廿五中宵龜卜豎柱叶四水相符之日應一陽初生
之期拓基後谷之區村秀樂赴伐木先邱之側門老助
成儉而不華何必雕甍畫棟誠則必動端定靜几明牕
昔者面外坡陀今焉眼前突兀庭宇堂室之合度左右

有方樓闌店楔之得宜大小無闕庚金協運際五行之
相生丙水呈休驗二氣之交會斯可以介爾百福孰不
曰時維一初鄉鄰聳瞻允矣周翁之文院溪山增色美
哉劉氏之墨莊載舉脩椽聊陳善頌拋梁東曉起晴牕
旭日紅提掇此心皦若出須將寅畏警羣蒙拋梁南天
放山光翠似藍坐惜午陰常仰止爲傳吾祖讀書庵拋
梁西錦岫當庚落照低其下有亭名主敬晦屏明訓宛
提撕拋梁北子夜清輝瞻斗極望裏京華千里遙願隨
星弁拱辰側拋梁上蕩蕩天高人共仰興替元從勤惰
生要知此理由无妄拋梁下一帶長川圍大野逝者混

混如斯流盈科放海無時舍伏願上梁之後文藝日興
少長風動萬軸黃卷對朝暮之聖賢百世青氈習春秋
之禮樂梧松之家風重恢有光前烈蓮桂之榮聲相繼
無替後人

綾城具氏齋室上梁文

先兆在密邇之地載前載瞻後孫致追遠之誠肯堂肯
構何必仍舊厥惟圖新睠茲尊湖里鶴旨之原寔是綾
城氏馬鬣之域粵自侍直公權輿之業迺基南來爰泊
司僕正衣冠之藏皆卜西向松楸成行九六世邱壠相
連霜露感時二百年香火勿替願惟齋舍之初建蓋用

寒泉之古規十月上旬永遵歲一祭之禮制七尺中臬
粗成屋數間之經營奚必取宏麗爲哉亦可謂苟完而
已祭薦有宿戒之所始於甲寅地勢得陰陽之分方以
子午何料規樞之未定旋值棟宇之將頽簷覆以茅常
有旁風上雨之患室大于斗僅容肆筵設席之儀每於
時屈而舉羸恢拓無策重以族孤而財縮經畫有誰幸
今日太平之昌辰適昨歲 皇明之舊甲僉曰此其時
矣賢孫協議而同聲可以因而新之宗老贊猷而興事
自早春而謀始遠邇鳩材逮仲冬而屬功長少雀躍山
有木工有度若神運而鬼輸細者楠大者杗或左鋸而

石斧儻然一區之燕賀翼如六架之翬飛繩墨斤削之
得宜美哉輪奐焉爾庭宇堂室之稍廣優子聚族於斯
山川改觀宛在今而懷昔街閭動色咸舍舊而就新從
知德門之漸昌克繼名祖之遺蹟杜門洞之孤忠不泯
望宿草而興息蹈海翁之高儀莫拚仰片石而增感不
徒爲齋釐之地仍可寓弦誦之工讀楚茨之六章禮儀
旣備倣韋樹之一會講信彌敦秋禮冬書勉童秀之勤
業花朝月夕悅親戚之話情茲乃一鄉之休稱詎無六
偉之善頌恭疏短唱助舉脩梁拋梁東船巖朝日影曠
暉明牕敬誦息亭記孝弟油然而在此中拋梁南咫尺斧

堂次第三歲歲倍增悽愴意雲仍將事共來參拋梁西
湖水澄涵落照低中有多魚皆鯉鯉嘉登俎與牲齊
拋梁北金城卓立連辰極祖先積累功如斯高處須從
卑處得拋梁上帝昭臨人共仰奉祭事親其事同世
間此道窮天壤拋梁下小溪添雨冷冷瀉若知源一派
千分居族孰非端睦者伏願上梁之後軒日長明家風
復振登斯堂也顧齋名而致著存陟彼邱兮循世德而
思繼述沔城君之遺澤迄今猶傳國子公之文華自此
可作

墓表

星州都公墓表

赤羅治之南池洞左麓有崇封自與向乾寔故處士部
公及貞夫人達城徐氏合塋之原也十世孫以龜使其
堂姪命采來屬不佞曰先祖歿始四百年墓闕顯刻且
先祖妣孝烈至行將湮沒不傳後孫惟是之懼今始謀
豎碣請一言以表之不佞固辭不獲謹按公初諱思敏
後改雲塗漆谷府院君洪正曾孫也鼻祖彌仕百濟妻
守死舍節事載三綱行實考諱膺官贊茂幸禍時被誣
獄隱居洪州魯隱洞 聖朝革命以潛龍奮文四徵不
赴願遂子陵之志 太祖嘉其節義 賜號青松堂授

詩一絕詳載遺史公避禍往依婦家寓豐基白雲峯下
其改名以此故冠才一歲以宣德丙辰均於痘配卽徐
夫人卽將息達女倉丞文幹孫也生永樂丁酉自幼篤
孝養親極滋味冬月適乏廚饌忽雪天有鮒隆庭持之
以供鄉里以爲孝感及遭公喪哀毀過禮朝夕稱奠羞
驗其享否日就堂後竹塢抱竿號泣血淚灑漬白筍挺
三達三年生七八叢所扶苴杖又抽葉不枯事聞 英
廟特命圖白竹以進旌閭復其家 賜貞夫人帖 御
製二絕詩以褒之觀輿地勝覽續行嘗赤羅邑誌可攷
嗚呼以青松堂之貞操卓節輝映千古而處士公爲其

子貞夫人爲其婦 奎晉炳爛松竹增光何其異哉第
世代悠邈家乘蕩佚其他言行始終附葬年月俱無徵
宐爲雲仍無寤之恨也公世居軍威有一子根孫繼宗
進士子姓散布衍茂在軍威者曰禹鼎在河陽者曰夏
鼎餘多不盡錄以龜乃繼宗之八世孫也

康津縣監李公墓表

星山李君潤根天默奉其先祖行蹟一通造余而言曰
吾先祖歿而葬已三百有餘年竊恐世久寢溷樵牧登
邱壠今欲預求碣文以俟來許願予記之余辭不獲謹
按公諱城字可完三韓開國壁上功臣司空星山君諱

能一之後也高祖諱汝信金山郡事曾祖諱惟利成均
進士祖諱仲保司猛考諱龜齡司贍寺正妣義城金氏
公生於弘治壬戌嘉靖甲申登武科別試第一例授宣
務郎掌樂主簿歷陞宣教承訓翌年乙酉出宰康津縣
居官廉潔秋毫不犯自 上嘉其清謹 賜小學大學
二書銀杯一舟以褒獎之且以姓名偶合於利城 特
除利城縣監未到縣而病歿享年止二十六葬義城縣
西下川坊芳華山負坎之原公自幼儻異有絕人勇長
武藝超夷所發矢或至三四里許性至孝妣金氏早世
墓在縣北方下谷公甫成童常居墓下朝夕展省及登

顯以未克逮養爲至痛自康津受告還鄉輒直到奠澆
留月餘始歸至今邨人稱其洞曰康津洞云嗚呼以公
之行之篤才之傑若假以年必將大究厥施屏翰一方
而天不少憇壽蒼蒼而位細後世無以徵逐可勝惜哉配
綾城具民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
贊官諱仲連女祖仁恕訓鍊院參軍 贈左通禮曾祖
益命承義副行司勇有三男邦俊邦彥邦直邦彥二子
曰應瑞曰仁瑞應瑞子景檜景梓仁瑞子景樟景柏景
枏其裔孫今居新禮洞花田等地多不盡錄請余文者
卽公八世孫也

陶窩先生文集卷之五

--	--	--	--	--	--

陶窩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庸學圖後叙

余窮鄉晚學索居澗巷固守淺見積有年所歲丙申冬
讀大學中庸訖自念思曾一貫誠敬一源雖分而爲二
書亦可合而爲一圖乃作所謂庸學圖者其圖以明德
配性新民配教止至善配道爲綱領以格物致知配知
誠意正心以下配仁爲條目屬隱於知而次之以天道
屬費於仁而係之以人道大槩如是而已圖旣成又爲
說以明之其說曰天命之性卽所謂明德也修道之教

卽所謂新民也所謂止於至善者亦不過止於道而道之極至處卽至善之所在也格物以下知之事也而知屬於知誠意以下行之事也而行屬於仁隱是所以然之理則格物者非格其所以然者乎費是所當然之事則修身者非行其所當然者乎由是而理之所以然者爲天道之形而上者事之所當然者爲人道之形而下者類聚羣分各有攸當云云因以圖與說就實於人而人亦不甚以爲非也是以筆之於書置之案上以爲無可疑者庚子春始從先進學復受是書沉潛玩誦於是乎乃取其圖而觀之一篇排置無非強同牽合之見而

向之所以自信而無疑者全爲謬妄矣大抵天之命於人者謂之性人之得於天者謂之明德則性與明德初非兩箇物事而明德之名非指性而言乃指心而言則固不可以此配彼也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者謂之教使民有以革其舊染之汙者謂之新則修道之修非有新之之意其下工用力有所不同矣至於道之極至處卽至善之所在云者亦似有理然循其性之自然而自有當行之路者非若知其所止而止而不遷底義也以此而稱以類聚羣分各有攸當則語焉不詳擇焉不精之病余固有之其綱領旣如是則條目諸節雖

或有可取者而亦不足觀也已於乎中庸者學問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故其首章原夫天命之性而爲率性之
道因此率性之道而爲修道之教則性道二字上本無
工夫之可言而其所以修之者亦非勉強而爲之也大
學者初學入德之門故其經文先言自明其明德而又
推其自明者以至於新民因兼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
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則明字新字此實大段著力處而
其所以止焉者有非一階而可進也且第五章爲明善
之要第六章爲誠身之本則庸學之相爲表裏者正在
於此而知行分屬處未嘗舉此條列此豈非疎略之甚

者乎若使此圖或塵穢具眼者則僭竊之責烏可免也
乃裂其圖火其說更爲辨論一通以補前失仍示自警
之意云爾

醴泉覆舟說

上之十有三年仲秋設大比科于醴泉醴之邑西濱大
江自古稱險灘舟人皆畏焉是月也積潦彌日水路方
阻舉子取途河回九潭蓋謹涉之道然也十八日年少
數百來抵不逆津爭先登舟中流臭載無一得生者其
父母妻子沿江上下哭聲動天地云余時赴宜春試歸
而聞之歎曰慘矣哉胡爲而至於斯夫舟重則必覆覆

則必溺死於水者人孰不知雖至愚宜畏之則彼之爭先攔入至於負載者非其知不同於人也所欲有甚於所畏也昔有攫金於市而目不見人者噫科目之欲奚翅金重一登此科利祿係焉故徒知科目之可欲而不知溺死之可畏卒至於身葬魚腹家貽慘禍其罪孰甚焉嗚呼今世之溺於水者豈但醴泉舟中之人哉慾浪橫流利水滔天苟有一分可利於身者水火在前曾不暇顧斧鉞而死者有之畏壓而死者有之其身雖或不死而其心則已溺矣幾何其不淪胥以亾靡有孑遺也今之人不暇自哀而哀其人以爲從今以往不可設科

於醴泉若使其人不爭利而先渡則雖一年十設科於醴泉何害之有其利欲之心不除則雖非醴泉之水如癸卯竺山之變是己是非可哀之甚者乎此足爲覆舟之戒故記之

師門承訓錄

鼎周年十七始受學于先生先生曰爲學工夫只一敬字爾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以及中庸循序漸進不可躡等爾甚聰悟可愛然聰悟者學不堅固反不如魯者之有實得也凡敬則莊重莊重則學益進而知益明爾其勉旃

一日侍先生時穩窩兄方講近息錄先生說感應一段甚明悽聽之不覺心界爽然如有所默契者

先生說靜中看未發時氣像余適出延平問答一條指問其義先生正色曰長者論文義童子敬以聽之可也不當亂抽儻問鼎周不覺媿汗先生微笑曰此正程夫子所謂惻隱之端者也後其戒之

辛丑冬大山先生易箒先生赴弔還鼎周問治喪儀節先生曰善哉問因詳語其節次後語人曰此兒能問此必大有進者也

先生敦經書必先設疑問使鼎周說出文義然後辨其

可否明白開示此所以易於曉解也

鼎周讀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先生曰此言於爾正體驗著力處聖人之訓如藥石須對證投劑方有進效爾終身誦此言可也

鼎周受讀孟子先生曰孟子與庸學自別有發越氣像不必句句理會然如浩然一章及告子盡心二篇所言極精微爾須玩索可也爾天資稍高不肯忍煩耐苦澁息力討此最可戒者

鼎周嘗問變化氣質之法先生曰此切己之問也爾有此才氣故躁率不重須於敬字上加工則自然凝重莊

嚴不爲才氣所使矣敬字之工只於整齊嚴肅正衣冠
尊瞻視上先用力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敬者敬字正
變化氣質之要法也

先生謂鼎周曰爾作文文氣甚弱須多讀然後筆力不
萎爾矣因勸讀歐蘇文他日鼎周以所製若干篇請批
先生曰所作頓進喜形於色

先生嘗曰讀書之法寧精無粗寧密無疎今人之少有
才思者皆略綽看過不務思索此學者之大患也

又曰四子須循環誦讀不可一字放過先以經文為主
次取章句參看要不肯於正義至於小註不必先看以

致繳繞之弊

又曰朱子書無一言非至訓格言讀之既熟自見得義理分明

又曰吾每讀聖賢言語未嘗不惕然戒懼及已自省而行年八十無大段進益爾其勉之

又曰著書立言非學者急務若先有求知於人之心則大非儒者事

又曰吾不喜看雜書雜書甚害工夫伊川以舉史成誦爲玩物喪志況其餘乎汝之用工有汎濫博雜之患戒之哉

又曰自古無絮底聖賢兩資稟非不美而過於柔軟須
有斬釘截鐵底意方好

又曰夫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木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言當銘誦

又曰讀書須貴尋究先儒云讀論語有疑然後方進若
徒能讀而不能起疑如何少有進

又曰功令之文雖云一月十日之工然亦要精約作眉
龍手段若乍作乍撤淡歇無味終不可成而況於實學
乎

又曰文章自有才分氣力可以透得須以義理主張方

做得好說話至於險詭奇巧則非君子所宜慕而為之者

先生問曰近用甚工夫對曰為憂慮所縛別無所工夫先生歎曰爾身命如此此是關係家運事然古人所謂動忍增益者不可不體念也天理好還豈有常因常屯之理須勿為患難窮戚所動勉之不已

丙辰先生以鼎周用工博雜不精因以所賦自述韻示之鼎周次韻以謝先生喜甚曰詩意儘好又用其韻術示其詩曰學耽精密嫌多窒者自道其用工之方也行務寬和恐易流者戒余之柔順而不剛毅也其曰山岳

峩鬼緣重著者勉鼎周之凝重自持也溪川汎濫懼橫
流者言鼎周之博而不精也字字句句無一語不親切
丁巳鼎周繫家人安坪僻隅索居欲得先生一言置之
座側爲朝夕觀省之地戊午元朝作箴一篇書寄其中
靜養無所一句正爲頂門一針謹繕寫一通以寓座右
銘之義而志氣頽惰安保其終始一心也

族姪祖榮請鼎周錄其先公家狀鼎周略叙其事實祖
榮奉盾于先生先生曰別無欠被處其文性合下理勝
若少加精潤之工則何用不可文章亦各隨其分量而
用之耳顧謂鼎周曰叙事有次第體裁不差謬因言古

今文章之高下灑然有振拔精神處

先生出自著崇敬錄序曰此序吾用多少精力屢次塗改爾可寫出一通鼎周寫畢讀一遍先生曰於爾意何如對曰後生淺見何敢議到但中間一段語恐似意疊先生曰當復思之後曰先生又曰上一節言聖人之敬下一節言學者之敬此一段不可闕爾前所寫者又作亂稿古人言校文如掃塵者此也吾自念年踰七十餘日不多此序若不及修改則恐有悔爾其志之一日拜謁先生又出崇敬錄序命鼎周讀之曰此序屢作屢改幸成完篇向日爾所疑者似有理由故移書于末

段矣先生又曰爾前言吳草廬不可列之於敬學淵源中夏患之草廬學問終不免蒲塞氣味故只取其敬字說話於旨諉通集而於淵源則果爲拔出矣又曰此書吾自四十以後有意編輯今幸就緒眼昏神散無由更加攷證不得不俟後人一番看校爾須念哉

先生又曰退陶先生說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當作四節看一條吾著之於牛山章註而語類朱子說未及攷出爾後當添入此條可也曩時與川沙翁說及此川沙翁亦以爲當作四節看云矣厥后與后山翁又說及此而后山指示語類曰朱子說明白如此蓋語類吾未記

得而后山翁記得故云然因曰後世學術不明後王而
責霸趨利而背義吾欲著三霸辨一書而書籍甚少精
力短促有志而未能也又曰此書凡例似當以三王五
霸事蹟爲上篇以孔孟以下議論爲下篇爾於年晚識
長後繼成吾志是所望也

一日侍坐先生曰吾精力近漸昏曠不如昔日矣吾平
日所恆誦者在大學則序說及誠正修三章在論語則
顏冉問仁章在孟子則仁人心牛山章在中庸則序說
及首末二章在易則乾坤二卦在書則洪範在詩則抑
戒在禮記則儒行一篇濂溪太極圖說明道定性書伊

川好學論四勿箴橫渠西銘朱子仁說大小篇誠名義
樂記動靜說玉山講義中和第六書敬齋箴及西山心
經替夜氣箴陳茂卿夙興夜寐箴每一月誦了數三遍
今則有難開口作聲暗記一過字吐皆不差自念朝暮
垂絕苟不收拾舊誦恐負平日自勉之意此等文字切
於心身爾其銘佩

遊海亭錄

海亭者寒岡鄭先生棲息講學之所也在檜山馬浦上
萬曆丁巳儒生爲改構計時先祖梧峯先生知府事捐
奉以助及余敬皮貴集見有每亭重修韻頌一覽而不

可得戊申仲秋爲觀右解赴宜春縣定與檜界也卽與友人盧季賢同往其家明日將遊海亭善州金幼振玉山張惠叔不謀而同時潦雨新晴秋色正高三人皆舍馬而徒季賢病不能從其伯氏承賢與之俱踰一小峴望見海波清漪如江風帆簇簇如旗腳已覺此境爲南州一都會也旣至卽歷觀漕倉戰船漕倉則初設已五十年所排布制置與江漢稅倉相似戰船則只一艘而其中可容二三大屋子爲三層下藏軍器中儲戰士最上建將臺左右皆砲穴覆以茅繫以如椽大縹其他舫牒連附者十餘亦一壯觀也浦東接萊州金海南通巨

濟南海北受達城之委輸西距統營僅三十餘里貨物之所湊賈賈之所會其材松杉檜竹其土宜棗麻其果棗栗柿榴其水產多箭魚石首鰕蛤等物其人慎伎倚市以爲生其海戶上下保聚幾數千余顧惠叔曰檜山卽吾先祖桐鄉今日之來感慨係之日已斜歸思且急一登海亭以尋遺蹟可乎惠叔曰諾承賢乃鱠鮮飯新以食之皆海上佳味也因向海亭亭側有檜原書院奉寒岡詹麥兩先生是日卽秋享入齋也展謁之禮不可以不先入院堂招西齋一人啓廟門焚香祇謁奉審訖西出三四步幼振前登亭上余次之惠叔後至其制作

極清灑中爲一室環之以堂堂與室皆新構雕甍畫棟
輝映海門扁曰觀海亭小題曰聚白堂皆江左權公筆
其重修記則吾鄉李上舍字鎔氏所著也年華屢遷物
色變換楹間惟揭丁巳記文一篇餘無故蹟可徵者余
悵然歷階而降憇一樹下晴溪白石景物可愛遙望水
底石上隱隱有文字問之承賢曰此乃寒岡先生所手
寫流觴曲水四大字也余欣然而進幼振以水沃石面
惠叔拾去其上小石而視之字形宛如新鐫其曲水回
注處磨滅不分曉余謂惠叔曰此地此筆誠山南稀有
之蹟而使沙磧埋沒吾輩之恥也幼振微笑因緣溪而

下又見石泓二字點畫皆漫漶不可攷承賢曰亭後有孤雲臺蓋往觀諸乃與之偕登臺只累石爲之而亦壞毀廡存余愀然而悲有曠世之感仍歎曰吾輩生晚不得陪遊於岡老杖屨之後追想當時登臨之迹儻已作二百年時事况孤雲之遺世界仙道遙於雲海之間者固一世之奇也而今安在哉惠叔色變催余歸其心亦可知也余問日月影臺在何處承賢指西岸一邱曰是也望之則可三四里許日暮不可遠尋又想其荒廢與此臺同也余竚立良久招幼振催還三溪夕煙已捲暝色生樹矣余謂承賢曰此行不可無詩君拈韻否幼振

息叔俱辭以不能余亦息酒不成一絕還可笑也幼振
名聲振外先祖和義公之裔也有宿契惠叔名胤迪旅
軒先生之雲孫也相見如舊知顧余斯遊出於平生願
慕之餘又有同志者數人共之亦浮世一勝事歸而叙
其顛末以寓他日惠好之思至於文之體裁則有不足
論也

遊清涼山錄

遊金城之一月余適有事於花山因訪鄭氏妹于清涼
山下清涼余所願遊而不得者是行亦一幸也四月晦
宿茅山與鄭妹婚之仲氏益汝偕行過汾川將向溪上

聞有時沴不果由陶山後路歷溫溪登佛峴望見內外
丈人二峯偃蹇特立清秀雄偉已覺此身半在清涼境
界也到洞口訪琴文明潤氏不遇涉洛川徑抵後谷隔
歲天倫相選於叟威震壘之餘不覺涕下沾襟也明日
與益汝其弟命汝直上山背林樾蒙翳不見天日可三
四里艱到山罅開襟灑風少頃攝衣脫屣緣巉巖拚弱
杵仰行百餘步山脊平行有古城頽圯世傳恭愍王避
紅賊來駐此山時所築也遂登硯滴峯山之眞面已可
領七八分矣卓筆在其左蓮花簪其右金塔擎日紫霄
紫鸞諸峯峭嶙峋峯南有祝融雄踞高峙其勢若孫視

羣巒而不欲與之爭高者指點良久從陰道下登滿月
臺右轉入小庵庵名如其臺少憩東行越小澗陟御風
臺入金生窟飲聰明水數呷過致遠庵遺址見安中塑
像題名外山古寺西楹回路午飯于地莊庵庵在白雲
臺下正當一山中央最可棲息也下視南庵與內寺不
滿數弓而以癘忌不得入遙望祝融畱約而歸恨無濁
酒三盃浪吟飛下之氣耳自庵後拚躋而上絕壑滾林
咫尺不辨有覆盆子蔓崖絳谷紅實方濃色暎衣裾行
且摘幾啖數升真山中佳味也夏到初坐山罇納涼而
下日已沒矣山之勝前輩之述備矣平生每有悵望衡

岳之歎今幸身親歷觀御冷風滌塵襟雖歸鞭卒追未
及周覽而猶足以誇示們輩豈不悛哉竊有所感於中
者茲山卽我退陶夫子往來遊賞之地而吾先祖梧峯
先生亦嘗登臨酬詠者也微躅末沫傳誦至今而余來
尋於二百餘年之後高山仰止之思後生安做之懷有
不能自己者先祖遺錄末段所謂清涼得無有感於余
心者正小子今日道也惟彼孤雲老仙冥棲名山一區
禪寮數楹不保而百尺古檜只表長往之蹟則如金生
之寫葉安嫗之飯牛又奚足論哉翌朝馳還登孤山亭
亦絕境也但無主人繼守者荒草上塔塵埃滿室溯仰

遺風徒增曠世之感路逢漱亭翁略道經由之狀抵宿
茅山仙區入矚夢寐猶香明春倘趁嫩綠輕紅時節更
尋芳緣與安禮士友共辦壯遊庶不負今行未償之債
歸而記之以備他日山行故事流火月第二日書于龜
庄之陶窩

朴河倫孝烈呈文

伏以遇變致命民彝之至行旌孝褒烈邦家之盛典夫
至行非望其旌褒而旌褒實出於勸教則此先王之所
以敦叙五典而 聖朝之所以編錄三綱者也本鄉士
人朴河倫卽孝旌進士愚泉先生六世孫也其家素以

孝烈爲世傳而載於邑誌者亦非一二矣河倫居父喪
餐粥終制奉母申氏家貧而甘旨無闕志養而婉愉不
違鄉隣之稱服已有素矣其婦李氏亦文純公後孫學
生李亨培之女也至性天出閨範夙著殫誠織紵極供
滋味族黨欽歎閭里傳聞此皆一鄉人士之至今公誦
也不幸越戊申六月夜半家偶失火一室酣眠四隣寂
寥虐焰周旋勢甚燎原河倫宿于外堂忽聞火聲驚起
蹴戶急覓母氏時申氏年已七十矣在寢房不得出河
倫叫天叩匄冒炎直入李氏自翌室挾兩幼而出知夫
沾任火中投兒明外疾虎躍入于侍一俾子免喪立上

之李氏裂裳麾卻而亦投入寢房邨人之救火者環見其狀莫不失聲痛哭及其天明火殘埽灰而搜屍則子負母妻抱夫與姑蹲伏於牖闌之下此必負攜將出而樑摧壁壓飲煙而焦盡者也嗚呼慘矣民等歷稽往牒以孝烈稱者何限避亂而負母者有之冒刃而救姑者有之其衝犯毒炎雙節之并萃於一室者孰有如朴氏之門哉蓋其鬱攸方焙焦原沾危撲滅猶不可向邇而況於挺身直入乎當其時也爲子者但知有母爲婦者但知有姑與夫而俱不知有其身有其生苟非孝烈之素蓄於平常之時者安能猝辦於危迫之地哉伊時縣

家聞而驚歎爲先鳩材治第以安其靈給丁營塚以慰其魄設奠助祭以致丁寧寵異之惠而官有轉報之辭營有論 啓之題大加褒賞將如會稽之於何子平淮陽之於陳孝婦矣不幸前後文籍又爲火所燼嗚呼火可滅其屋其行不可滅灰可埋其骨其節不可埋則火於朴氏家雖爲難報之讎而亦使之焜燿後世以著其烈光而然耶孝烈之如是崑卓尚未蒙 朝家褒美之典者實一鄉士林之羞恥而抑鬱久矣何幸今閣下奉命南麾孝理一縣方任扶護世道之責則當有闡揚卓行之舉茲敢聯名仰復于鈴閣之下伏乞特賜嘉賞

轉報棠司以至 啓聞於冬抄而使朴河倫夫婦之孝
烈獲蒙旌褒之典千萬惶恐祈懇之至

附錄

行狀

公諱鼎周字景伯號陶窩姓申氏系出鵝洲高麗版
圖判書諱允濡按廉使諱祐其鼻祖也入 本朝有
諱之悌文科承旨 贈吏曹參判號梧峯有諱弘望
文科正言號孤松有諱漢老宣教郎於公爲七世六
世五世高祖諱叔篋曾祖諱聖龜號東皋祖諱道潑
號靜旅考諱種仁妣一善金氏久庵就文後處士期

大女以元陵甲申生公於泉洞里第先是母夫人
夢有大星自天而墮夫人以錦裙受之因而有娠而
生公公生而睂目炯然如明星甫三四歲已解文字
見去核機曰其字見耨田小杷曰此字也凡行用文
字無不見知而意會人以爲神童五歲靜旅公問心
在部裏公以手指膺曰在此見隣兒讀豫讓事問曰
讓旣吞炭爲啞則何以曰讓曰也人皆驚異之六歲
春日方暄靜旅公命綴文公卽應口對曰春爲萬物
之父母冬受十九史上學曰盡書契以前紀問靜旅
公曰天皇地皇卽天地也非人也靜旅公曰何以知

之曰人皇以前豈有人乎又問曰八卦是何物靜旅
公手畫以示之七八歲受通鑑凡帝王系次歷代治
亂無不通融淹貫夏詠甜瓜曰形圓象天子結如星
其色斑其味甘可以薦宗廟可以供賓客冬詠雪曰
天上有桂花紛紛落人頭十歲受小學及四書曰庸
學義理淵微未易讀也十二歲讀三經如書之禹貢
易之乾卦程傳不日成誦無或錯一字其聰明強記
蓋已如老師宿儒矣夏作四六以采采女爲題其辭
曰女執懿筐爰求柔采采得歸兮養父母靜旅公拊
背曰汝可以孝養矣性好寫字遇紙必楷書冬操筆

呵凍十指凍皸而長者力禁猶不知止十三歲復讀
四書己亥冬讀古文於玉蓮寺夜滾睡至輒沃面以
喚惺庚子請學於族父晦屏先生門受四書滾繹微
奧凡師門所教詔者輒心記不怠皆有劄錄辛丑冬
吾高王考大山先生棄後學晦屏公赴弔還公問治
喪儀節晦屏公詳告其儀節後語人曰此兒能問此
必大有進者也及葬公作挽詩以志哀癸卯中鄉解
屈於省闈乙巳丁外憂居喪執禮一遵文公家禮時
靜旅公年踰七旬母夫人又多愆節而公左右寬譬
愛教葡至靜旅公賴以寬心讀禮之瑕自心近朱子

書及左馬綱目唐宋諸大家無不歷覽貫穿手不釋
卷者七八年壬子春赴陶山應制遂紀行一篇以寓
景慕之誠癸丑丁靜旅公憂公持承重纓戚易兩至
丁巳雲谷李相公自京還歷訪公以十六字奇僻語
問其出處於公公舉誦全文李公歎曰此是 殿策
中語而廷僚莫有知者今公應對無滯當此 聖明
之時以若博雅空老草澤豈非世道之恨耶辛酉增
廣冠對策科作膾炙一世而竟又別於省試人皆惜
之冬丁先妣憂哀毀如前喪丙寅春又哭長子祖纘
之有才行者而能以理自遣戊辰季氏公卒於時癘

公躬親殯殮終亦無事人皆比之庾袞故事已巳春
與道內諸名碩勘校木齋先生所纂麗史秋又中鄉
解連屈於禮園冬還龜尾因追念先世占基之意故
里蕩析之運肇自梧峯先生卜居之世迄純廟壬
申凡二百餘年間山川基址之沿革人物文章之衰
旺道德科宦之興廢亭榭池臺之起滅歷歷指陳合
爲一書名曰龜庄誌因又自叙以紀之雙湖權公微
借覽而深贊之曰陶翁近世文章之冠冕龜庄誌一
篇可見其學力之深邃也庚午春勘校損篋交兩集
辛未入清涼有遊山錄蓋追梧峯公舊錄也壬申夏

遭晦屏公喪治喪凡節攷据古禮得以無憾觀於公
考終錄可知也甲戌夏始執誓請業于立齋鄭先生
門先生以博洽精明稱許之畱學數旬與谷口公及
同門諸公麗澤相磨結爲道義之交冬做藍田鄉約
作龜邨洞約而事竟不行乙亥上十條問目于鄭先
生先生又稱詡以答之丙子春患時癘病中作漫錄
以志窮丁丑以譜事往公山攷据壯節公以後十三
代至平山鵝洲兄弟分派事蹟昭揭載錄仍遊覽西
原山水樓臺之勝皆有題詠又入俗離登西將臺題
詩以瀉懷戊寅春遊周房庚辰春觀海于禮州之竹

山島與海鄉士友酬唱而歸屏谷權先生所纂古今
沿革圖多有疎略處與權雙湖往復評訂改定一圖
辛巳冬縣侯李公鳳秀以文爲治設講筵邀公爲訓
長公講究經旨興起一方李侯爲之欽服焉癸未春
享瓢隱金先生於陶淵公往觀禪禮自是以後杜門
卻掃專意靜養日以心近朱子書潛心玩索丁亥春
以微恙示愆至五月而革竟以二十五日考終於寢
享年六十四以是年七月九日葬于縣西下川坊院
旨未向後三十三年己未十月二十五日改葬于同
坊錦山甲向原與孺人金氏合塋配金海金氏處士

元默女生四男一女男長祖纘朱冠而夫崧桂森女
適柳懿睦崧一男三女男熙聖女適金大善鄭禧烈
李文祚崧無嗣森又夫熙聖子女俱幼柳懿睦一子
道元二女長適安魯旭次申熙圭於乎公以文章之
才早被過庭之訓晚承師明之設慈諒豈弟之姿謙
恭持守之工不事矯揉成德器常曰屏翁作崇敬
錄以詔後此是徹上徹下之工也學者舍是敬何以
哉平居終日端坐未見有惰慢之容而亦不至於嚴
厲而失和訓誨後進一以誠勤凡遇文義疑晦處必
反復開諭期於洞曉而後已嘗手書貧者士之常窮

不失義等語于壁上以志其固窮之義爲文章不事
雕琢惟以平淡理勝爲主才足以經綸而蘊蓄而不
露文足以賁飾而韜晦而不市卒之命與時違沈翳
於荒山草澤之間而惟其聞道一念到老采篤朗詣
之見而低頭於平易該博之識而取衷於仁義亦可
謂資於博而反之約矣觀於諸先輩挽誄記述之文
可知也敦禹少侍在父側嘗一再承公之顏尋常景
慕欲求爲執鞭之士而不可得矣公之門人祖憲與
其族祖休仁甫幹公身後事斤斤日以其所撰家狀
來屬於敦禹曰先師棄世今已三十有七年而巾衍

之莊尚未繡柱今春將付剞劂氏以壽其傳此不可
無狀行紀德之文願吾子之惠一言也敦禹再拜辭
曰顧余晚生之無能弊帚恐不足以模擬德媿有不
敢承當也於是乎其請愈勤則拊念世契有不可以
終辭者謹就家狀隱括而撰次之以備立言君子之
采擇云爾歲昭陽大淵獻驚蟄節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知製教韓山李敦禹撰

挽詞

李祥發

龜之石整整龜之瀨沛沛天桂鍾其間昂藏不自賴
秋風日蕭瑟徒然葉聲大時花媚朝露胡不豔此態

文章非易事玄捷啓者誰之子用故道務從字順爲
汎埽衆家塵有輸二酉琦斂歸志未了雲逗錦江湄

又

李野淳

疎雅風流樂易姿梧松餘韻獨扶持如今遽作飄零
盡樂善堂前古木悲

詞氣飄蕭散入脾孤雲菴月好襟披夏於何處邀相
討山篋空畱九曲詩

又

李家淳

島瘦郊寒六十年雄詞勅筆又真詮山南一衲悟前
緒忍遣文星照九泉

又

李秉鐸

梧松庭畔長孫枝橫出鄧林合抱奇餘事休稱齊巨
擘至誠常在董垂帷眉端古氣看瘦鶴眼底疑文若
鑽龜鬼伯無端猜善類君歸容易乃如斯

步武詞壇早主盟化翁何事戲前程丹墀謾獻三千
字白璧難須十五城窮鬼不辭延上座贏金肯換教
兒經南州極目蕭條甚可惜荒原處士旌

葭慙玉倚正危襟淡水交情老更深宇宙百年同落
魄洋裁一夕托知音幾會文酒連牀夢長憶禪牕促
膝吟病伏窮山違執紼平生期許埽如今

又

金清進

并世同鄉志又同百年契誼幾憧憧雲山曠月參丁
乙鳳塾彌旬互撞眷每喜逢場青眼拭偏多陶舍赤
書封名琴已矣知音絕白首孤啼涕但縱

又

柳樂祚

松栝家世世多賢愛子才華屬妙年三秀靈芝將自
發百雍黃蘂竟何緣吾弟同庚悲早殞此生知己正
堪憐逢處論文因笑語一年中半隔重泉

又

權微

從古聞韶縣扶輿淑氣燭觀德風詠院肯式諸儒賢

靈芝自有根公乃篤生焉梧峯大模範舊物保青氈
錦淵正法眼衣鉢有的傳妙齡振英聲百家已貫穿
一身摠精神經笥腹便便一味皆菽粟早開洛閩鏡
餘事公車業謂當著鞭先汀滢不遂志窮達亦關天
卷懷守初服風月自無邊曾藏圖書府玩樂工靜專
精義已入神矩方又規圓嶠南諸子集勘校幾巨編
功存斯文上歲月蟻磨旋才諳不世出虛老樂林泉
抱負固有施蒼穹理何玄樗質雖不類惠好情連蹇
不足欽有餘幾多夔憐炫有時獲詩札披讀頭風痊
存中自著外感子窮且堅仙區頻盍簪蓬戶屢恩然

問寡歷代圖嘉惠先子篇期以歲寒後此義骨堪痛
庶藉強輔力稽疑亦補愆下壽纔加四忽驚臨空躡
那知去春別遽隔仙凡懸玉樓何催成寢明涕漣漣
今來飾素車豈忍哭新阡化窮知無柰世事已忘筌
九原人難作後死當執轡遺文在口細一理貫天淵
何須待子雲不朽傳萬年

又

李廷佑

天生吾景伯若有意斯世降以奎屬爲與之文史藝
著作驚老成已自十三歲文濤極汪洋經學辨微細
詞林多士題月宮一枝桂縱橫禮樂亭宜於文石

清廟鏗朱絃繁音埽喟嘒以鳴國家盛雅頌成周際
百年文獻家梧松能善繼天意固如此如何命塗塗
一跌射堂策再屈偕縣計魚目混珉珉幽谷萎蘭蕙
得喪付悠悠於我曾無帶牀書有舊友靜坐一室閉
默契程朱張玩心彖象繫親炙錦淵翁吾家門路哲
桐淮甘隱倫吏來徵租稅貧窶人不堪隨分以義制
安心樂巷瓢抱膝忘漢幣何以訓諸子詩書而孝悌
鄉隣足楷範後學稱嘉惠云胡符到期義畫協龜筮
而我與君交管鮑古一例暨我農山兄髫年共攜提
龜湖頻復往鳩巖謀先契同心又同庚情好詠常棣

漢城春日暄雲嵐雪月霽攜手復吐膽詡詡消吝滯
間闊相思苦書疏又縷係忘拙贈答詩蟲吟和鶴唳
有疑相叩問爲道互策勵自失農兄後傾嚮倍糾締
丹心炯相照白首期勿替二豎何沉沉七朔牀褥敝
端陽我來診無復舊榮衛披衾握無言山西景翳翳
曰爾全歸孝何庸長缶涕窮達信天飛死生流水逝
歸去好歸去吾不復來詣此語慘死別君不含淚題
固知有定力庶幾復作藝芝眉猶在眼蘭報忽傳遞
已矣將柰何三郎恨未髻一理有因果萬事歸分劑
吾道孤日甚吾心夏誰諦儒風俱濇泮野水無人濟

帳立爲君誅雙遼水滄滄

又

洪守正

童年已許廣川倫學不專門老更醇若選海東經世
策漢廷誰數對天人

清癯骨相鍾奎精耐可凌陽抱白珩六十四年信傳
研儻來軒駟較誰贏

契舊由來許忘年邗堪此日送秋旂巫陽下詔長歸
路八字丹旌絕可憐

又

李志發

有覺梧翁積累基藏書千卷後昆遺發揮家學聞名

陽明集卷六
三
早古架懸籤腹笥移

地靈龜水降奎精南國詞林拔萃生
穎敏天才成博洽千秋管輅讓聰明

秉心溫玉質精金屏老門庭得力深
一見可知湖學士循循動合古規箴

縱橫禮樂在揮毫指日騫騰雅望高
若使早時登館閣詞華肯數汗顏曹

禮羅虛失出羣材遲暮堪嗟抱玉回
天下古今公道閱文章多見化工猜

陶窩如斗也棲遲守拙安貧分自知
細草太玄成白

首子雲千載證心期

疎梅瘦竹見精神蕭灑元無一點塵
貞操經寒猶不改肯隨桃李豔新春

先輩書中識見宏幾多訂校手編成
南州士論咸推重聞發幽潛儘有誠

托契平生若弟昆藹然情曲溢於言
相逢烏問酬如響屢發昏愚詎可諉

蓮寺當年會以文經旬攻業喜多聞
至今耿耿心猶在明月遙岑照十分

東湖一路歷雲廬短策臨門每喚余
對榻懽然相不

厭樹陰移處惜分裾

二豎沈沈壽不遐空埋短褐故山阿
吾儕遽失良師友運否鄉邦可柰何

病裏尤看學力全安詳一是本心天還人
書籍無畱案臨絕猶能慕古賢

如今窮巷過從稀頽枕多時懶帶衣
怡悵書樓孤月夜峩洋音斷舊瑤徽

話別歸來似夢場居然莫草尋經霜中間人
事那堪說薤露追賡倍永傷

又

趙友愨

儒林名下士義理書中人
鬢髮陳同甫生涯鄭子真
已闌聲利念無復歲年春
誰識驥虛老自憐鶴病呻
詩書是活計冰雪以存身
邨郎龜湖水堂清樂善塵
松翁舊氣味錦老後精神
吾道元窮困何須歎屢貧
隱戾衰轉甚興國會無因
每切瞻雲樹仍驚臥漳濱
文星遽晦彩薤甕有餘
辛公去吾疇與潛然淚濕巾

又

金誠進

蒼蒼藁葭洲秋意乍生夕
伊人思見面如何告窵窵
強欲寫哀章雙涕先交滴
夫公始望備地步不局促
倩作嵇中散博是虞祕閣
香餌鼈可掣溟溟鵬擬搏

隻眼宇宙空百物皆肆蓄倘試策金門俾爾掌誥勅
九方難遇世千里空老櫪遠近知舊情舉皆由茲盡
噫余昧昧者抑有諒所惜梧松典刑微晦屏傳授的
羽毛自不凡識趣終殊俗况而精到見這裏真著力
杜門江上廬料理間中學一齊掃糠粃兩晉工博約
宐充文學科寧止詞翰伯憲也貧非病退之窮奚逐
眷言棗榆景疊疊恒秉燭淨掃宣女頭恥作夸夫裸
誠殫讎校地敬寓從心畫內腴傾刻苦外顏仍戍削
源源奉際時每勸竊脂粟狼蒙嗜土炭敢云交金石
知有前期在誰謂不相隔堪媿棲苴質未效生芻束

遙想蛛網篋球琳應錯落分付參玄兒筮蒺子雲復
文獻賴誰徵吾黨嗟寂寞嗚咽錦水波淒淚已添卻

又

李玄發

清湖一派錦江亭採拾芳華子佩馨文彩倍增藏豹
霧飛騰初擬化鯤溟貫穿今古元無漏警發頽慵卻
喚醒古家箱篋餘塵洗隻眼偏高汗竹青

戚契交情又併鄉從遊自少許相長寒多白屋甘瓢
飲歲暮緇帷秉燭光每恨衰年相會闊豈云今夕大
歸忙一生工力傳玄草畱待知心後世楊

又

玉釋圭

旣裘詩禮祖梧松三葉昌辰竟不逢南道幾人空載
酒世間奇字屬魚龍

又

洪文國

梧松家裏業箕裘早世窮經到白頭不學兒曹忙一
例誰憐季女飢偏調人間未點黃金榜天上催題白
玉樓惆悵平生知舊恨長歸無奈帝吟嘔

又

金養楨

錦水何清漣蒼葭路左右篋儲詩與書家績孝而友
赫緒承梧俞文絃聽晦安龜莊誌所成誰復述公後
星斗精開臆雲河氣在睂發矇聆博論荷意拜清詩

處約終身事窮經皓首期玉樓非雅屑高駕渺何之
西山收爽氣南國動寒飈再候龜庄日一撥玉寓時
升沈非係戀疾病何支離中夜奎星落瞻嗟空涕泗
龔富翁去後魯殿尚龜巔持論崇公見看文破曲牽
晚生那議到諸父所銘鐫萬事今焉已謾教倒淚泉

又

尹汝璫

鶴瘦鳳翔一老爺梧松古街又名家嗚呼窮宙埋和
朴胡奈逢時鈍鑊釵南土湖山收氣彩西林杖屨去
雲霞攜書辭界今難得揮淚秋風落日斜

祭文

權微

嗚呼自世教衰物無常形鼃蟻之衣生爲陵鳥厥惟
久矣哲匠已遠規矩漫漶大雅不作正響微茫能留
意於此箇端緒者果幾人焉乎惟公生長詩禮之門
幼被錦淵之教自志于學以後一意向上升早識內外
輕重之別獨抱瑤琴整理聞韶之希音蓋有文有質
有德有言不妨爲私淑湖門有光梧社而亦可謂靈
芝有根醴泉有源矣以其天稟之高才諳之超何用
不臧而時運不齊不能達而在上未施尊主庇民之
術老於林下不改安貧樂道之志隨事用工不越乎
日用彝倫之內而聰明該博大而振河海之泓濔見

解朗詣細而入絲毛之分析軼古而無作居今而寡
儔雖謂之吾黨之先覺者非過語也走亦剩霑餘波
者也車馬經由之樂簡書記存之誼實非尋常情面
之私而昔年數次興國之會浹旬對討佳木猶爲小
鋸而霏屑大鍾亦待寸筵而起音益驗秉燭之工采
篤於暮年伯玉之德愈化於六旬矣永擬托契寒松
質疑晚榆矣不圖天不憖遺不禁哭寢之淚地隔宿
春未受臨末之規今聞踰月有制日晡而塋爲修巨
卿之禮以遂臨壙之設鸞驂已駕驢鳴徒悲已矣已
矣仙庄爲誰而候乎蓬徑爲誰而埽哉顧此數行之

語未能模寫其萬一後之人如欲考公之德盍觀公
篋中之詩若文乎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嗚呼痛哉

又

申息兼

有覺梧老奮起南服爰泊孤松風猷式穀余祖河翁
并時追琢詩書幘幪道義伯叔修其舊好世襲敦風
梧老之孫復得吾公聰明博古溫雅其衷不繩而直
檢身之功匪矩而方處事之公生平精力老於文肆
密勿經輿多少遺笥古今沿革陰陶丁乙開眼便明
信口成律所以先藁賴公成袞尻輪戚速公又何疾
未完之刻不齊之帙獨抱冥行將安所質豈惟我私

復爲公憾天生才器畢竟何適初年發矢母敢爭的
雲梯可接鮎竹可懸文章憎達自古而然以若懷珍
命也誰仇敝袍環堵人不堪憂歲寒貞心老當益修
白首相望庶卒優游聞公病篤我來視候榮衛旣損
神魂已佚摻手勉殮歸卽承實邦意此別已是設辰
我哭寢門公歸窆窆春秋蟪蛄先後何論歸視巾笥
不朽者存吞聲以設後死者冤嗚呼

又

任直坤

嗚呼惟靈梧老肖孫錦翁徽緒承襲庭訓稱孝友於
宗鄙按蹟經訓擅詞章於南州休休乎接人以款謙

謙乎持身以謹天資耿介而不爲崖異之行雅性溫
和而亦無同流之志韓愈之文竟不得以送窮原憲
之貧亦不可以爲病則若公者求之今世殆鮮有其
倫焉嗚呼公之才與行得於天者若是之厚而天之
報於公者何其若是之薄也少而禮部屈之老而天
官棄之生於世六十餘年竟爲林下一處士而終茫
茫此理復孰詰而孰徵嗚呼顧余庸愚猥忝交遊豈
惟交遊之切伊添先契之篤旣所居之相近幾往還
之款扣未見則患旣見則喜常謂異姓兄弟情無間
於骨肉何天高而鬼惡遽然奪乎其壽人間追隨已

矣無期地下相從亦復幾時靈辰不畱卽遠有期一杯敬奠萬古永設

又

金海進

嗚呼悠悠人世一罷基枰有生有死何必嬰情最是難忘惟我景兄姿行聰敏見解精明勅躬劬書自少令聲梧峯之後况復晦屏承受孔臚負荷不輕出應公車萬里前程如何縱轡不遇衢亨窮通有命奚羨浮榮我珮之貞晚計泌衡昨歲移築與我有盟筇鳥踟躕簡牘縱橫弊席畱芬塵腔屢腥一疾來纏旋懷舊局自茲貽阻半歲之贏無計往診一書飛呈有訊

無答我心先驚月未離弦計佗來庭爲位而哭涕淚
橫零回首舊伴落落晨星吾黨終孤彼蒼何冥丈夫
固窮志士多惇區區倚伏在公焉評惟有冥臧季玉
之鬢萬事亦已遽卜佳城緘辭替展有懷難形只照
點犀官學言鸚此世宿緣今夕盃醺靈若未散庶其
監熒嗚呼

又

洪鳳國

嗚呼公之天資溫雅承襲乎梧翁之緒業地步純實
受授乎晦屏之旨設而晦屏之學蓋出於大山先生
之門則其淵源端的有自來矣平居終日靜坐如塑

而性理之原如髮之梳經傳之奧如縷之析沈潛反覆
揆討鉤蹟無不貫徹造詣高明疑然爲吾林之領
衷以是試之廊廟何施不可而卒之落拓塵白終老
嵯巖只陶窩一處士而止若使躁躁者處之則其不
熱中者幾希公則晏如也少無介意而惟彼灞橋自
嘲韓公之淚庶乎陋巷不改顏氏之樂其平日所存
於茲可驗矣嗚呼顧余謝翫猥托姻班自少至老源
源追隨豔慕春風之氣像欽服秋月之精神左圖右
史覩得靜裏滾工前箴後警要做向上真趣通貫羣
書纖悉無餘而精力不衰志尚采篤特以山斗謂享

遐筭矣。邦意大符遽止六十四年耶。今夏之初聞公之病躬往以診則委臥牀褥證甚難醫而公乃自若多少言論無非淑世教牖後學而竟夕相對未見其鬱悒不平底氣無柰體得於實地上功效而然耶。今焉已矣。只自一聲長慟而已。

又

柳懿睦

嗚呼哀哉。小子窈嘗斷公之平生以爲公之心事似雲錦文藻似鼎彝博識似楊脩而其能貫洽於儒門心性之說禮家常變之節煥然如撥宿火則殆或過之聰明似虞世南而聞公嘗到人家架有細書田結

搏作一塊大如中庸全部公一覽便背誦不錯此則
視古之行祕書又未知孰爲軒輊也獨傷夫其貧甚
於子雲其窮多於退之長安之花一日看盡華國之
珍不得成器公嘗自歎有詩曰可憐李將軍封侯盡
編裨慷慨不遇之悲足令志士有淚嗚呼聞公之歿
者其何以勸學於人也小子嘗得公所爲文一通從
人對看小子謂使公得第任之以提學秉拂之官燁
燁爛爛真是適用之奇才人曰方今世級日下及常
之事正多有此等才而用於時則人存政舉故必使
之牢愁鬱抑不得有所施設以鳴其不平者固其數

也小子應之曰唯唯然而公尚老不輟舉不能無竢於萬或今其已矣人之言其果然矣公自前年已轉輾於牀第小子苦被冗掣未一進候今年二月始來拜公已知其不可爲而音猶峭神猶彩語猶豐豐逼人五月中復聞浸劇撥馬來省公舉目視小子而略略不言及告歸則答曰吾之歸不知在何間小子出謂旁人曰病則已矣聰記尚爾必彌留爲兆歸數日而計至矣嗚呼今年春小子與細君謀將邀公於江上小閣爲過夏計亦嘗以此語及於公孰知公之卒不來而小子今日之行今年已三度於此耶日月不

淹柳車明發龜山錦水草色如昨拊心長慟靈其格
息於乎哀哉

又

李志發

公之病而卒葬而暮僕守制在廬未克診于牀哭于
殯平生情好歸虛地矣今焉素帷將撤芳躅愈邈只
誦昔人思舊之賦也嗚呼哀哉瞻敏之才精博之學
遜謹之行忠款之言不可復得於斯世也天何厚其
卑而奇其數使之枯槁酸寒埋沒於草澤間也嗚呼
哀哉鄉邦寥寥矣有疑而無所叩有事而無與議公
之云亾吾黨之索也嗚呼哀哉

又

申弘佐

嗚呼布衣而負士林之望舉士而擅文衡之任者今
有之而蓋未之見耶半生鑿柄汎乎若虛舟激蕩一
瓢枵然人不可堪於啜疏飲水若其光明之室藏積
而不貪正文繡之不可易緩帶韋佩不露圭角濯然
若衣不勝舉若其義理骨髓含取經緯正責育之不
可奪者今有之而亦未之見耶若是者眞古之所謂
豪傑而今舉一世而言之蓋寡其人而惟陶窩處士
見之矣是非鵝洲氏之世德高風厚積於梧松數君
子而承襲百年泊于公之身而發之耶以此數者哭

公於草宥之後者自以知公者不在人後而後之人亦以此數者想見公於百世之前者必以爲我之知公非阿言矣嗚呼吾祖河翁有百年可俟之蹟其中衍之藏藁而不木者不知幾多時日公不惟重違托付又尋其舊緒旣編繹之矣又繕寫之矣又讎而勘校之矣篋裏斷爛滿眼是公之手澤精力而十年之內庶圖完本俾不肖輩得免爲覆瓿之歎者是誰之賜也將稍待歲月之暇收拾遺笥之中丐以公手長笈成緒永爲徵傳之役而旃蒙之禍恟於苦海劔山刊事未半余哭舍弟於窮山北峽中百計已瓦解萬

念俱灰死未幾而公又奄奄是在牀矣聞其疾勢已無可爲將鞭我款段一問湯火之側而計未遂公果作泉下人矣轉眄之頃尻輪戚速今方挈家歸作紫霞山中不識字田夫公之喪自斂而窆而期而至大祥而無吾一言於幽明之間者是儘情乎靈其有知將以我爲何如人也嗚呼九原不可以復作百身不可以復贖溫良豈弟之德聰明博雅之資款厚接引之容已歸之厚壤而無復親疎近遠之警欬其側則今日之所以彷徨躑躅於故宅荒涼之邊者豈直爲尋常與死而哀而已耶

又

鄭必虔

怖哉我公胡啓手足宿德之喪吾鄙之危猗我梧翁
大厥基址風猷振世忠厚貽謨公趾厥美九苞奇毛
溫溫如玉豈弟之人矧又才性絕出輩倫日誦千言
無書不讀聖賢之訓皇王之籍心眼俱到包括無遺
家有淵源錦水瀾瀾日聞大方向裏工篤孰重孰輕
有本有末孝悌爲先何事非學好稱彝德樂道善言
若已自有懼或未宣不作惡言嘗有戕害意思安閒
氣像和易餘事文章大家其執筆下犇放不待構思
傑篇煌燿藉甚江左齊等不合楚璞誰知虛老蓬華

命也不偶此豈重輕吾所浚慨世皆躁競公喜恬靜
人皆刻奩公獨古鏡簞瓢雖空何憂何憾一味淡泊
苦節女檠園林日長故紙盈牀自有真樂世慮何嬰
末路清韻平地雅望昔我先藁久在巾衍公加勘定
載壽厥傳最是禮編浩洋亂帙不有精識孰能爬櫛
公取同志沙里商山殫竭精力今始就編尊賢之義
衛道之誠初非外假亶出中情不肖孱孫感鐫無已
矧我先君早結蘭契不因文會公輒乘興玉礪亭上
太古窩中或評人物或論今古諧笑沄沄至忘朝晡
隔晨陳跡但切悲潛逮我罹毒公來慰唁先君之思

勗台小子無虧先志是爲肖似克念克勤無爾緩怠
眷眷誨言可敬可珮小子雖愚何敢忘諸第緣誠乏
未報深恩牀下展拜亦未源源時從上友頓叩興居
神氣尚旺髭髮不改尚冀百年永爲依庇計聲忽至
若隕淵谷爲位大慟我淚盈掬最恨私事多未究竟
擬就軒屏早晏商量今焉至斯於何考定山河非長
匍匐何難痘火熾蔓撲地薰天一例棲屑推遷四隣
今來一哭晚矣晚矣我何人斯存歿辜負靈雖冥恕
此豈人情疑有疑無神理難詳倘不全昧鑒此微誠

題陶窩公書卷後

於虜此吾昔者友陶高翁手札集也翁在亂時已
藐視楊烏子安輩不屑於文藝之末而博極羣書無
不該貫要將歸趣於吾家路頭矣以其家貧親老屈
首公車業注之手而鋪之經世之策者渾浩滂沛若
浚江河其視賈生之治安董子之天人不應讓一頭
地宜其九皋之鳴早聞于天而卒之白首科場坎壈
以終倘非輕重之稱素定于中而所性分上無實見
得者不熱中燥憫而自浚也者幾希矣猶且夷曠蕭
散自甘於飢寒困窮而少無幾微色與一時諸名勝
往復辨論者一出於冲和平淡而無怨誹忿懣意絕

不類塵白落拓人口氣豈非淺有得於實地上工夫者耶其咳唾璣珠皆足以淑世教牖後學而永不朽於終古也明矣則其與蹇騰一時而終焉磨滅者得失又何如哉族弟仁安抄出其涇陽遺藁而來示余書札二篇余雖未見其全集而其所存之溫粹卽此可驗盥手敬閱如對故人清範第損者之名未見聞廁於卷中固知寸筵未及叩洪鍾而散木之不入匠園豈非天下之棄材乎斯足爲深慨也已龜湖秋草歎逝多年而及覩是編如聞山陽之蓬聊題數語以寓感舊之悲云爾癸巳臘月上澣南溪畸人洪宇正

題

嗚呼此吾友陶窩翁遺稿歟嶺之士大夫莫不以陶窩爲文章鉅手惜其不得志林下老死嗚呼此豈知陶窩者哉陶窩蓋嘗受業於晦屏晦翁實爲湖上高弟其私淑淵源所由來瞭然文章奚足道也今按其遺集所嘗著述及知舊來往書札皆從伊洛關鍵中出來益信夫平日實見得處不專爲詞章而已安知無後世子雲堯夫撫其實而證諸後耶洪君宅莘公之宅相也或慮久遠而散佚淨寫一通置之几閣其意亦勤矣顧余以雌甲相許之誼竊不勝泣編初文

之感爲一言尾諸卷末云爾甲午流火月下浣所菴
翁李廷佑識

卷之四

四

陶高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陶高先生文集卷之六終